

朗纪山乡村人物系列之五

父 亲

□朗纪山

父亲一生务农，身无长技，很本分，是一个极平常的人。

听父亲说，爷爷那一辈，无兄无弟，很“孤”。到了父亲这一辈，上有三个姐姐，下一个妹妹，也是很“孤”。

大概是一九四四年，抗日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刻。那一年，父亲刚满十八岁，按当时的规定，独子是不可以充当兵丁的，但那时，政府已顾不得这些，父亲就被抓走，随队伍开到了前线。据后来父亲说，自己一走，奶奶急火攻心，一下子就疯了，四处跑着打听父亲的下落，逢人就问：“见俺的林（父亲名广林）没有？”几个月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

后来据父亲回忆说，到了队伍上还没有来得及训练，就开拔到了前线，与日寇交火的地点应该是离我们家三百多里地的禹县（当时叫小禹州）。到了前线，当官的看他年龄小，又身轻力薄，就分配他到了炊事班。后来一场恶战，部队被打散，他就和南阳的一个老炊事兵一路南逃。白天不敢走，专拣夜里走，辗转回到了家里。

刚解放那阵儿，父亲参加了村里的农会，并成为骨干。那时，新生的民主政权还不稳固，土匪、“还乡团”等反动势力的活动还十分猖獗，不断暗杀农会干部、积极分子。因为父亲是独子，唯恐有啥闪失，工作起来就显得顾虑重重，慢慢地就被上级疏远了。

到了一九七几年，父亲又在生产队里当干部，事事处处总与人方便，从不要横使蛮，仗权欺人。父亲常说，当干部，尤其是农村干部，比不得外地干部，工作几年，好歹拍拍屁股一走了事。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事儿弄过火了没法儿交代，叫后人没法儿处。后来，父亲就不再当干部。

在我幼小的记忆里，父亲对我一如祖母之于父亲。听母亲说，父亲在铁山做工（修石漫滩水库），那一年雨多水大，父亲一天让仨人捎信传信，让母亲任凭工分不挣，也要照看好我，不可玩水。

有一年，父亲在生产队里当烟师（烟叶分拣员），夏初，公社烟叶收购站开培训会，父

亲为了能让我吃点儿好的，就带我去。每人一顿一份儿饭，我少不谙事，常常把菜吃个精光，父亲只好用馒头蘸着菜汤吃。有人开玩笑说：“有妇女带小孩的，还没有见过大男人带小孩的。”

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尽管学费不多，但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说，仍是一个不小的负担。每每回家要钱，父亲就急急去邻居家借。望着父亲微驼的背影，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。有一天中午，天下着小雨，我放学回家，进到院里，看到父亲母亲正在埋头收拾两个七八十斤重的死猪。见我回来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姐说，猪病死了，伯（父亲）和娘准备收拾一下，煮熟到马村会上去卖。我听了，饭也没有吃，强忍着眼泪去学校了。一路上想，这两头猪，还未长成，父亲就安排了化用，如今死了，一家人的生计将怎样维持呢。

由于我们姊妹几个上学，家里劳力少，工分挣不够，父亲母亲就起早拾粪，缴到队里，换得工分。一天早上，父亲踏着大雪去拾粪。转到河坡，见澧河对岸有一学生模样的人冒着寒冷在雪地里读书。父亲回到家里，见我还没有起床，很是生气，说：“看看人家干啥哩，不争一口气也争半口气。我也不多说你，反正我也跟不了你一辈子，享福受罪是你自己的事。”父亲的话至今仍言犹在耳，使我时时惕厉。

后来，我参加了工作，平时喜欢和同事们饮酒，常常让父亲放心不下。有一年春节的晚上，我去邻村老师家拜年。十一点多离开老师的家步行至村头时，见一人站在寒风中徘徊。当我走近时，竟是父亲。唉，我二十多岁的人了，还让父亲如此为我操心，很是内疚。

是的，儿子在父亲眼里是永远长不大的。

年轻的时候，对于父亲的话，我常常不以为然，有时甚至抢白父亲。父亲也不多言语，只是说：“不怕你不听，慢慢都知了。”

记得有一回，父亲教育我，火心要虚，人心要实，但与人结交要注意，常言说，虎心隔毛蕙，人心隔肚皮。谁知道谁咋想的！我回敬道，您说

得恁好，您一辈子混了几个朋友！一句话把父亲噎得眼瞪了我好久。

如今，我也快到父亲说这话的年龄，感同身受，我才真正理解父亲所说话的含义，我也深深知道当年我的话对父亲的伤害有多深。父亲是正确的，而儿子往往则是幼稚而可笑的。

1999年的十月，父亲闻听姑家表姊中年突然病逝，受到刺激，一下子昏厥过去。自此落下病根儿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吃药输液丝毫不见减轻，后经CT检查，发现脑干有肿瘤。为了不给父亲造成精神上的负担，我和姊妹们就向父亲隐瞒了病情。治疗持续了半年，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跟前，很平静地说，人常说药不医死病。哪儿也不去治了，疼得很了我就吃几片止疼药。我也七十多了，再活几年咋着，终究还是个死。你们姊妹几个都有一家人家了，我也没有啥牵挂的。要是继续治，钱花了，病也没治住，最后摊恁大个窟窿，咋弄哩。唉！父亲躺到榻箔上了，还在为儿女们着想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

农历2000年的大年初一，父亲的病已经很重了，仍要坚持去祖母的坟上烧纸。劝说不下，我跟在他后边。到了祖母的坟上，父亲一边焚化纸钱，一边对祖母说：“母（娘）啊，我给您送钱来了，起来拾拾吧！这可是您孩儿最后给您送钱了。”

我看见父亲苍老的全是皱纹的脸上淌满了泪水……

父亲最终走过了他七十五年的人生。

父辈永远是儿子人生路上的前行者，他走在前面，用心的为儿子标识着坡岗、坑井、歧路、坦途……

作者简介：

郎纪山，男，1962年生，舞阳县姜店乡中心学校语文教师。近年来，郎纪山写下50余篇描写身边乡村人物的散文随笔。这些文章取材于乡村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，他用白描的手法，把这些底层人物的陈年旧事讲述出来，力图展现原汁原味的人生，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。

日 子

即使鸟鸣热烈,也缓慢地释放
岁月的翠色
静静染绿又一个日子

花要开就开
我绝不说出内心的绯红
你想懂你会懂
徐徐的风中
携着怎样凌乱深情的字句
一场突然的细雨
它绵密的表达,经过了怎样
忐忑的预演

□朵 朵

就这样，把日子过成一幅水墨
也是挺好的
有大片的空白可供呼吸
和想象
左一笔，右一笔
都是浓淡适宜的幸福和欢喜

蘸一缕目光，添一段流水
浅浅吟唱繁盛的眷恋
水草只有一个丰美的方向



国画 花开富贵溢馨香 王 芳 作

随笔·美景履痕

过 年

□杨 韬

儿时，最快乐的事是过年。过年时，除了有好吃好喝压岁钱，我还可以把优异的成绩单和一摞奖状交给父母，换他们操劳一年能眉头一展。那时，我父母上有三位老人赡养，下有三个孩子上学，一家八口，生活清贫，但是父母总是尽自己所能，给我们一个快乐的年。

过年最开心的是和父亲一起去赶年集。虽然天寒地冻，但是清晨父亲一喊，我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，朝三里地外镇上的集市奔去。集上的商品丰富极了，小小的我紧紧拉着父亲的衣服跟在他后面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。我曾经一度以为，镇上的集市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。等父亲挤着买完计划好的年货，我们父女俩会盛上一碗热腾腾的胡辣汤，来一盘油亮亮的水煎包，那滋味，那满足，那难以诉说的幸福是我现在最怀念的年味。

年夜饭是我母亲大显身手的舞台。为了这顿年夜饭，母亲早几天就忙上了。蒸了枣花馒头，还有花卷、豆包、菜包；炸了丸子、豆腐、麻叶子……年三十下午，母亲早早进了厨房，醋熘绿豆芽、酸辣白菜、凉拌豆筋……菜式极其简单，鲜见肉食，但母亲不管怎么拼兑，总要凑上十个菜，寓意十全十美。有时实在凑不出，抓上一把瓜子也算一盘，不过对我而言，这已经是很丰富的大餐。

除了吃的，过年最要紧的还要给孩子做件新衣服。我们家里负担重，我父母就从舅老爷那里学会了做鞭炮的技术来补贴家用。做了鞭炮卖出去才能换来钱，而卖鞭炮一般从腊月二十三开始，一直要忙到年末。有一年已经是腊月二十七了，我家的鞭炮还没卖完，母亲只顾忙，忘了我的新衣服，等她想起时已经过了镇上的最后一个庚会，没有地方买

了。母亲跑了二十多里地，到邻近的镇上扯了块红底黄花的布料，求村里唯一的裁缝去做。裁缝家也要忙着过年，只给裁剪，不给做了。母亲拿回裁好的布料，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缝起来，有时做错了，还要拆了重新来。不知道母亲作了多少难，大年初一那天，我穿上了我的新衣服。

过年的种种温暖回忆中，我也总是避不开忘不掉挨的那顿打。那也是一个大年夜，妈妈煮好了饺子，按常理，第一碗饺子祭天祭地，第二碗饺子送给族中长辈，第三碗饺子分给家畜家禽，接下来就该我们吃饺子了。这时爸爸又捞了一碗饺子递给我说：“给你姜爷家送去一碗吧，他们家也不知道吃上饺子没。”

姜爷家，我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他家独自住在村西头，姜爷两口子是盲人，生了一儿一女，儿子还是傻子，夏天时他们聪明伶俐的女儿又被淹死了，家里剩下两个盲人一个傻子。去他家，不说又黑又冷的夜，也不说街上那吓人的野狗，光是他的傻儿子就够吓人的了。可我不敢违抗父亲，我一边去接饺子，一边嘟囔：他们那样的人还活着干什么呀，净是给别人添麻烦。父亲递给我饺子的手停了，我抬头看他时，看到的是父亲眼中的怒火和失望的神情。那夜，饺子是弟弟送到姜爷家的，我没有吃成饺子，还挨了一顿打。等我不哭了，父亲给我谈了很多，有善良、有体贴，还有一颗悲悯的心。

一年又一年，我从收压岁钱的人变成了发压岁钱的人，也从吃年夜饭的人变成了做年夜饭的人，从父母的家到成立自己的家，从女儿变成妈妈，但爱没有变，善没有变。爱有种子，善有因果，愿岁月善待我的父母，愿儿女有个温暖的回忆，愿世间所有的人都享受到生活的美好。